

周冕章 著

李白

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
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

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

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复来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李

白

周冕章 著

44.572
816=4

张弘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 白/周冕章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5354-2294-2

I.李…

II.周…

III.长篇小说-中国-古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334 号

责任编辑:吴 双 绘画题字:飞 白

王 虹 责任校对:邓常琪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0.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510 千字 印数:4001—6000 册

I·1762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卷 大鹏赋

路谒苏颋	2
责邕求师	8
别山辞亲	17
万州会弟	22
三峡行	28
大鹏赋志	33

第二卷 鸳鸯弦

泣别洞庭歌江夏	45
秦淮风月	56
许府兄妹	84
鸳鸯琴韵	98
蹉跎安陆	116
长相思 在长安 ...	128
“谪仙”诗鸣《蜀道难》	150
道门师友	176
“识荆”一梦	191
于此泣无穷	206
北都知己	211
移家东鲁	226
弦绝沙丘	242

第三卷 行路难

金门传诏	261
八仙会	275
骑龙行	290
行路难 归去来 ...	333
双星并耀中州天 ...	354
苦受道策	382
哀歌鉴湖	404
东山园春秋	421
勇探虎穴向沙漠 ...	435
幽、燕殷忧	443
宣、池岁月	468
从军与“附逆” ...	488

第四卷 暮年吟

死罪减流	532
夜郎万里道	547
三逢良宰发长吟 ...	567
潇湘醉客楚狂人 ...	573
暮年剑啸	590
归真反璞	615
临终壮歌	637

尾 声

650

鵬

賦

QdZ 11/01

路谒苏颋

唐玄宗开元九年秋天，剑南道绵州昌明县（今江油市）城北驿广场上，处处骏马高车，衣冠炫耀，三个一伙，五个一伴赶来迎接益州大都督府新长史苏颋的州县官佐们，互相寒暄致意，笑语欢欣，一派沸沸扬扬、尘雾腾空的喜庆气象。驿道两侧十丈一对的百年老槐树，枝枝叶叶都给染成了一抹土色。

“想不到为恶钱之禁，苏相公栽了个大跟头。”

“唉，天下事不可料也。这回，连宋璟——圣上最为倚重的右相也贬官一级了，都怪那个肖隐之！”

“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苏相公当朝一荐，他当上‘禁恶钱使’到江南，下车伊始，就闹得民怨沸腾呀！”

“操之过急，侥幸求功——只可惜了苏相公，降为礼部尚书不说，还外放剑南之地做什么长史。”寒暄笑语之余，大家纷纷轻议着。

“老兄，别忘了，益州乃大都督府，一切军政大事，皆由长史说了算，您和在下那可没法比呀！足下请看，剑南道州县官佐今日赶来相迎的有多少呀！”他挥手指画了一个圈又接着说下去，“还是皇恩浩荡呀！苏相公乃天下文章主帅，圣上求贤若渴，连年下诏，岂会因小过而弃大贤！”一位锦袍官长高声笑道。他是绵州刺史窦公衡。

此语一出，满场喝彩：“对呀，对呀！还是窦使君巨眼高见，佩服，佩服！”

这时从清廉场竹木蓊郁的山路上，走出来一位气宇轩昂的弱冠士子，他中等身材，角巾素袍；双眉浓黑修长，眉梢飘然飞向眼角；两只虎眼灼灼生光，顾盼间流转着清纯友善的神韵，凝目时，透露着睿智豪迈的气度，显得潇洒自在，俊逸过人。他是李白。身后紧跟着书童丹砂，斜背着一个褡裢，约摸十三四岁，浑浑朴朴的，却也聪明麻

利。书生迈上官道，纵目望见眼前景象，心头下意识地沉了一沉，随即昂首阔步朝众官聚集的广场奔去；书童稍稍一愣之后，也紧跟主人，左顾右盼大摇大摆地朝前走。正当官佐们对这两位不速之客骇怪噤声，暗自称奇的时刻，却见窦大人招呼一位青袍官员拨开众人，迎了上去。

“太白贤契，来得好快呀！尊师赵蕤先生为何没有同来？”绵州刺史窦公衡急切问道。

“太白来得正好，令尊可真是闻风而动、朝夕必争呀！”他是昌明县主簿窦子明。

李白立即恭敬致礼回答道：

“谢使君、赞府大人，路谒苏相公乃千载难逢的良机，学生焉能辜负两位大人栽培！”他停了停，轻轻一叹，注目绵州刺史说，“可惜师长不仅未应使君的征聘，而且紧随使君下山之后，他也舍我而去云游四海了！”

三人交谈未毕，见驿馆朱门开处，一位戴平巾幘，着青绸绣花袍服，佩金剑的武官站在高阶上，朗声宣告：

“奉大都督长史谕：各州县官佐请回署理事，毋劳途中迎送。大小公务，不日达到督府之时，再行议处。”说完又拱手致意，“各位父母官请便吧。”

李白细察这位官长的服饰，当是五品司马、参军一类幕宾，品位已是不低，但面容和悦，言语平和，使人亲近。再看驿馆外面，令行禁止，来迎谒的车马已纷纷走动，窦公衡忙说：

“贤契是一介布衣，分明不在拒见之列。趁众官退走，正好脱颖而出。”窦主簿也急急嘱咐道，“太白诗文众口交誉，苏大人也定会垂青，破例接见的——奖掖后昆，不正是贤相之风范吗。”

等到绵州刺史、昌明主簿和众官佐皆已走远，李白便示意丹砂，径直朝驿站走去。将近大门，就有驿丞和两名护卫上前拦阻。李白不亢不卑向驿丞施礼，递上名刺。驿丞见来者举止不俗，心中便生出几分爱惜。看过名刺，方知就是好友李客员外爱子，顿觉闻名不如见

面，自忖相公定会乐于接见，便高兴地招呼说：

“贤侄，随我请示元参军再转达进去吧！”

李白会意疾趋上前，向参军长揖施礼：“学生敬请元大人呈达：绵州布衣李白专程求见相公，名刺一枚，少年涂鸦之作数万言奉览。”

其实元参军早已心许了，接下所呈，和驿丞一道入堂去了，稍后驿丞告知：“大人已在吟咏你的大作！你的运气比州县长官强多了！”

李白示意丹砂献上双缣做谢仪，没有收纳。

苏颋自禁恶钱案起，心中常有几分快快不快，这宦海浮沉，居朝放外，倒不大介意，只是想到开元天子当初禁恶钱何等果决，思虑深远。为了打假防伪，稳保“开元通宝”信誉，又虑及不使工商之户因禁绝恶钱受到太大损失，曾敕令大府和各地公库出粟十万石平糶，收回恶钱销毁，不曾想只因肖隐之举措失宜，戳痛损公利己之徒，大叫起来，皇上就沉不住气了，将肖隐之和自己这个推荐人罢的罢官，贬的贬职，致令这一利国利民的德政功败垂成。于今钱禁废弛，恶钱更加泛滥！唉，天下如意事何其少也。他不敢怨责简拔自己高居人臣之首的开元圣君，只深悔自己少知人之明，常叹贤才难得。人报西蜀布衣少年李白投刺献文求见，他顿觉吹进一阵清风，头脑澄彻爽然起来，精神一振，从胡床上立起身来，快当地接过元参军所呈，即于中抽出一叠，自念道：“啊，《明堂赋》！”

默诵一刻后，朗然出声，厅中如金声玉振：

……穹崇明堂，倚天开兮。岌岌鸿蒙，构瑰材兮。……镇八荒，通九垓。四门启兮万国来，考休征兮进贤才。伊若皇居而作固，穷千祀兮悠哉！

苏颋阅诵已毕，徘徊独语：

“此子慧眼锦心，所赋仿司马长卿、班孟坚，骨格虽不及前代巨擘，然而他的少年志气，对我大唐宏丽朝堂的神往想象之情，则又胜过先贤矣，可喜，可喜啊！”

他重复坐下来翻检出一篇《大猎赋·冠年闻天子猎》，时看时吟：

于是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云罗高张，大网密布。置罟（捕兽之网）绵原，峭格（架网木）掩路。……攫玉弩，射猛虎，透奔虎。金镞一发，旁迭四五。……所以喷血流川，飞毛洒血。状若乎高天雨（下落）兽，上坠乎大荒，又似乎积禽为山，下崩于林穴。……

苏大人不禁又离座徘徊，三年前皇上秋狩演武于渭川的场面，随着这绘形绘神的文句，一个个在眼前重现出来。

他感慨了，“身在千里之外，已如亲历其境，此赋足申我大唐之军威！难得，难得啊！但不知他的应试近体律诗怎样？”躬身抽出一张乌丝栏笺帖：“正是一首五律。”于是长吟起来：

犬吠深巷中，桃花带雨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此二联各为一静一动，见声见色。可惜‘树深’‘溪午’相对稍现不工矣！”于是再吟一首《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禁不住赞扬说：“颈联境界拓远极了，动静声色之别益加醒目，深得掩映反衬之法。尾联竟在寂静中更现苍茫，这被寻的道士，才真正成为世外之人了。”

他收笺伫立片刻，扬声吩咐：

“来人，就请绵州李白于明日启程前相见。”

次日卯正时分，太白已收拾停当，在驿门外专候。这时节，长史大人的随行人员忙碌起来，人进人出，屏声静气。李白由昨日的喜悦，感激，渐渐滋生出几分不安。刚刚辰正一过，里面陆续传话出来：“大人用过点心了。”“大人上堂了。”紧接着，元参军传告：

“随行上下都须准备停当，静候启程。”稍停，又朝驿院外高宣：

“大人有请绵州秀才李白入见！”

齐集内外的随行人员无不倍感惊讶：大人昨日已经明令谢绝州县道谒，为何于匆匆行前独独接见一个青年布衣？这个“不速之客”

是什么罕见人物？在一片或探询或好奇或叹服或敬慕的目光环视下，李白分外自信分外镇静地昂然拾级而上，被参军引进厅堂。

纵目看去，堂中已有好几位官员。东首向西正中立定一人，双目清正有光，正瞧着跨入堂门的自己。他须髯苍白，面色白皙，微微发福：骨架高大，一身锦绣大紫常服，戴一顶硬翅乌纱巾。见那位官员正移步过来，李白已知他就是希望所寄的苏大人了。本该超脱凡庸，自重清德，于是只向长史大人长长一揖：

“学生敬慕大人文章司命，谢大人特垂青盼。”

苏颋也一揖相答，笑着说：

“好的，好的。太白自当令人刮目相看——早已听说西蜀人物‘赵蕤术数，李白文章’。你我今日就是忘年之交了！请坐，请坐，不必拘礼！”

苏颋的礼贤下士，使李白顿增无限敬意，正欲畅述平生学业怀抱，堂内门帘开处，老家人躬身禀告：

“夫人传出话来，内眷收拾妥当已多时了——”正要再说下去，已被主人岔断：

“知道了。再候吧。”

李白见状，只得长话短说，略陈家世之后，即慷慨陈情：

“学生之家虽未入士籍，然而太白亦不以应试常制为仕进必经之途，于是自幼就宿儒力学，轩辕以来，颇得闻矣；甫逾志学之岁，严君更命受业于梓州东严子赵君讳蕤，研习经国济世之术，求大道天常。其间前本州使君降尊见招，白以学业未成，未敢应命。迺来喜闻相公屈驾益州，道经昌明，学生乃趋风迎迓，得奉少作一帙，大人行期紧迫，内外候驾，敬请大人稍稍留意；或以为学生有尺寸可取，太白将踊跃应命，唯大人垂察。”

益州长史静心听着，不时端详，顿觉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增加了清风入怀的爽快感。昨夜本已有过招他人府习事的打算，但想起目前的处境，只得下决心暂且割爱，同时也好让他再经历世事，变得沉稳切实一些。于是待李白说完，便扬起文卷，向僚佐夸示道：

“各位大人，这些锦绣文章，皆为太白昨日见惠的。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然尚不见老成骨格，但已显示了奇特的意象，非凡之气魄，只要再增广学识历练，定可超越长卿、子云等蜀中前贤，诸位拭目以待吧！”

从官惊叹告退，苏颋示意李白稍候，推诚嘱咐说：

“太白有所不知：老朽虽官居三品，雄镇西南，可实际上是待罪之身，宜忠勤自守，闭门思过，不敢以一己之好，尚未下车，就一路招摇，树恩荐才哪，希多加体谅。尚望牢记老夫所嘱，锻炼风骨，增广学识。以你鲲鹏之俊才，取卿相只是迟早之事，何患无杨意、何常呢！待天意渐回，老夫再尽力相助吧。”

李白对世事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似乎有些事永远也难明白。然而有一点十分清楚：初谒大唐文章司命，不只得到非凡的礼遇，而且得到真心的推许和诚挚教导。他目送一行车骑遥遥远去，隐没在巨槐大道黄尘之中。

责邕求师

涪江之滨的武都镇，是昌明县的一个幽静出处，离县邑只几里地，距陇西院也不远。江的南侧还有一个溶洞，一股清泉从洞中淌入涪江。太白下山后常乘小舟来此游览读书，常泊船洞口，在洞中俯仰吟哦，每每经宿不想回家，薄暮时分，丹砂就会给他在洞口挂起一对灯笼。对岸有户人家见到灯光，知道是太白又在夜读了，便也挂出一盏红灯来，表示鼓励。李白别过苏颋，在此发奋攻读，广事交游，匆匆又是两年过去。听人说渝州刺史新近换了文坛泰斗、行书圣手李邕，李白当即回到陇西院，拜辞双亲，前往投谒。母亲和妹子月圆为他备足了四季衣裳，父亲给了万文川资并一再叮嘱：在家不是穷，路穷穷杀人。衣食住行，上下打点，都不要省钱就是。并亲自去码头租定了一艘上好的客船。

正当春霖滂沛，桃花水发时节。夹岸青山，满眼碧绿。李白觉得无处不新鲜，无时不欢洽。好像人已不在船上，而是船化作了自己的双翅，随山环水绕凌波飞旋。涪水就是满江的诗，他正要命丹砂磨墨铺纸，丹砂早已爬到舱门边唤他：

“少爷，墨都干了，干啥子还不写行卷？”

他只好收回放心，记起了启行时对丹砂的吩咐。自己必得利用船行的几天，再准备一份送李大人的行卷。

太白明白了，绵州刺史、益州长史之外，在剑南道能给自己有力援引的人物就只有李渝州了。自己三拟《文选》之时，曾经满心佩服注家李善，虽然此老不擅文词，诠释未能尽如人意，但他学淹古今，泽惠后学的功德，仍是古往今来并不多见的。如今李邕大人无论文章、德行和仕途，都远远胜过乃父，尤其是撰得一手好碑文，写得一手好行书，天下无人可及。像这样的士林前辈，自己绝不可稍有气盛倨傲

之处。想到这些，呈他的行卷，太白特意多誊了几篇诗文，书法也行、楷皆备。一切理妥，渝州也就到了。

主仆舍舟，沿着又陡又高的麻石码头登上城墙，才知渝州是座山城，街道缘坡附岭而建，上下很是吃力。主仆俩俯瞰城外，白浪滔滔的长江在城埂下奔腾东去。碧绿如玉的嘉陵江自北向南，沉沉稳稳地汇进大江。两派洪涛，衬托得山城格外险峻。主仆俩走走问问，好容易望见州衙了，想去附近找一处客舍住下，再徐徐投刺谒见。不料连问几家，都已满了。折回老远才在一处江边窄巷里觅到一片行商邸店，店中尽落些挑盐贩药、江上长年之类的粗人。主家见来者是读书人，特地打点吊江阁楼，用心安顿好主仆两个。

李白纳闷，问店家旅舍人满难觅的缘由，主人支支吾吾。另一住客却不无讥讽地说道开了：“李邕撰写碑、颂，名气越来越大，从括州员外司马升任本州刺史以来，中原名门世族，朝廷显贵，著名寺院道观，无不差人奉送大笔银钱当润笔，求刺史大人做哄鬼文章，题金字招牌，光耀祖考师尊。李大人来者不拒，可惜供不应求。来求者总不会空手儿回去吧，大家住下来等着呗，还要对府内上上下下都送礼打点，反正花公家、主子的钱！听说，有等了一年半载的呐。有的碑碣匾额到手了，可又嫌不太称心吧，于是就再送润笔，央李大人再改、再写。渝州可从没这般热闹过，开客店的都沾光了。”

李白发笑了：“李大人竟也未能免俗！”

那人嘻嘻笑谑道：

“孔方兄人所共爱，见钱谁个不开颜？”他收起笑谑，继续发论，“可贵者乃得之有道。李泰和骗骗死人，哄一下浮华子孙，未尝不可。说起来，李大人官声本是好的，武后御朝时，曾经以左拾遗卑职，力助宋璟弹劾张昌宗、张易之，不是贞亮气节的人，能做到吗？”

李白连声附和。

但那人语锋立转：“名者利器，多必有自伤之危；财者，重物，积多易累损清白！”

李白不由倾心折服。细看此人，寒素雅净，约摸三十左右年纪。

心想此兄足可为友，于是施礼相问：

“尊兄出语警人，敢问贵姓贵讳！如蒙不弃，愿结为莫逆。”忙先自报了姓名、籍贯。

那人即重礼相答：

“在下姓吴名指南，字辅航，世居本州石镜，承蒙错爱，令人喜出望外。不才是第二次投刺求助了，刺史大人，尚未得见。”

李白也简叙了经历，他听后，十分敬重地说：

“凭老弟的天才，许国公皆已首肯，李大人定当刮目垂青。速速投刺进呈行卷吧。不过，府中上下必须都打点，而且行情看涨了。我家贫无力为之，只好多跑路，碰碰运气了。”

李白未及表态，丹砂先就气冲冲地说开了：

“我家老夫人梦见太白金星入怀生了少爷，少爷试笔时节，三拟‘文选’，曾梦见笔头生花。后来隐居匡山苦学，读尽九流十家之书，诗文出众，下笔有神，连赵征君、窦主簿两位老师都说‘已青出于蓝，不能胜任矣’。今日父母官不亲自来接少爷，还要阿拉送人情？……”

李白连“嘿”几声，把他给制住了。

李白更不愿贿赂乞求，经吴指南婉劝、商定，自己出马投刺送行卷，再由丹砂送点茶叶酒品给门吏，另封一个红包给书吏。太白觉得这也是大礼不辞小让、不变不达的道理吧。

门吏反正来者不拒，收下了。第二天，丹砂探询“红包”是否妥转时，门吏告诉他：书吏说了，刺史公务繁忙，请撰碑颂者又不绝于府，看来不可能降尊接见白身私学生，行卷之类就不用转呈了吧。但名刺行卷和钱包包并未退还。丹砂乖觉，知道是酒水淡了，红包轻了。反正少爷自己不探银钱的事，他就自作主张，给门房和书吏各补了一份厚礼。门吏这才面生春色。隔天再来问讯时，被告知：名刺和行卷都放到李大人案头了，耐下心来等好消息吧。

谁知这一等就是半个月。李白按捺着性子，或主仆同往，或丹砂代去，不停地打听消息，可是毫无反响。那李邕更是深居简出，除了

大堂，任谁也难睹一面。李白心里渐渐变得不快起来。吴指南盘缠不济，准备回石镜去，这次来访又无指望，心中老大不痛快：

“什么文坛泰斗，豪爽、好士？一丘之貉而已！”

经太白执意挽留并恳请代付旅资，指南不得不呆了下来。这天太白主仆又奔刺史府来，昂然直入，门吏急忙拦住，正在争辩，书吏高蹈而至，劈头训斥起来：

“哪方游学无赖，在此撒野！略识之无，就狂到天上去了。岂不闻我家大人一字千缗，日进斗金，天潢贵胄还求之难得噢！你们盯着葫芦画瓢，抄了别人大作装鬼哄人，算什么货色！”

李白从未受辱，顿时怒发冲冠，按剑跨步，逼视书吏呵斥：

“什么芝麻豆子官，狐假虎威！告诉你主子：绵州李白，不屈己，不干人，学究天人，诗文盈篋。苏颋相公一见奖赏，比拟长卿、子云。尔等如此贵重青蚨，诬蔑才士，实在令李白叹汝浅薄，悲尔鄙吝！”

叱毕，挥手招丹砂掉头而去。那书吏拿出一副脸肿装胖头的派头，晃头晃脑地说：

“你小子有学问！不懂官场规矩，能充啥子用嘛！”

李白越想越憋气：早点为抢时间，仅喝了两文钱的鸡子醪糟，爬了好几里的坡街，早已饥火烧胃，越发难受；把书吏骂了个痛快，但干谒的事也随此一骂化为泡影，憋气转成懊恼。见眼前巍巍兀立着渝州之最的“嘉陵酒家”，便仗着闯府骂吏的豪气，直登顶层雅座。十六七岁的丹砂也是满肚的火气，任凭主人大要好酒好菜，一起海吃海喝。

吴指南在邸店坐立不安，便起身往州衙探视。走到嘉陵酒家后街口，影见太白主仆气冲冲、急火火进了酒楼，揣度情形不妙。追到顶层，见李白正把盏猛喝。

吴指南什么都明白了。丹砂也给他满倒一杯，吴指南倒底立净：

“想我吴指南诗文平平，仅凭一剑获誉乡里，蒙宇文少府荐来渝州，两次投刺，不蒙一召，倒也罢了。而今太白，实鲲鹏大才，吴某遍

历蜀中，从未得见，今来巴渝，乃我州之幸也。府中上下，竟也视同鱼目，岂不令天下笑话！”

李白大叹，一连三大斗。

这是他生来首次买酒泄愤。巴、渝清酒“剑南春”，犹如“玉妃泉”有一种魅力，又有一股魔力。李白越喝越觉得脑际如醍醐灌顶，眼睛能洞察幽微。他分明见到了父母亲和月圆，看到三位师父正含笑检查自己的课业，一会儿，又像在驯禽苑的“鸟语亭”里，听赵蕤师讲授《长短经》；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正匍匐在武婆婆面前，丹砂嚷嚷，“少爷当了宰相”；一闪烁，是苏颋携手亲慰自己：“汝有鲲鹏之才，取卿相乃迟早之事……”

太白将大斗一掷，浩然高唱道：

大鹏一日因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忽然如一阵乌云骤来，眼前劈头劈脑扑过来渝州门吏书吏和鬼判般的李邕。李白愤然而吟：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我大言皆冷笑。”又直指吴指南——把他当成李邕了——责问说：

“你，你知道否？宣父犹能看重后生小子，大丈夫岂可不知少年可畏哉！”

他颓然倒在座席上。

吴指南、丹砂忙将李白架起，算还酒菜钱，雇了一抬滑竿，将他送回店中卧下。指南回神涵泳太白醉中唱吟，惊喜得击掌狂呼：

“神哉！妙哉！丹砂，你少爷的一通酒话，乃是一首惊天动地的好诗哇！你记得吗？”

两人凑了一阵，觉得又像又不像，只得先放下。

李白一场酣睡醒来，吴指南高高兴兴递上一张诗帖：

“请看，如此淋漓痛快之好诗，乃谁家大手笔！”

太白接过端详，心里明白不过，索性起身挥笔点补错漏，冠上诗题，交给丹砂说：